

## 夏日的怀念

■徐艳

父亲去世后,我的性格变得阴晴不定。看着窗外的榆树,我会突然泪流满面;听着同学们的欢声笑语,我会猛然从人群中逃离。母亲每天忙着田间地头的农活,当一天结束,她会忍着腰痛,慢慢走回来,眼睛红红的,望着我。

“听说李家的母狗生了一窝狗崽,有空了我带你去讨一只回来。”她总是这么说。其实,母亲并不喜欢养狗,可自从我的父亲去世后,我的玩伴——那条大花狗也不见了踪影,为了安慰内心失落的我,她便主动提出养一只狗。

我哭喊着:“我要我爸!”母亲拉着我的手,忍住哭声说:“你爸在天上看着咱们呢,我们娘俩要好好地活。”

父亲活着的时候,我是骄傲任性的小女娃,撒野疯玩,总是找各种理由逃学。父亲到处找我,默默地送我到学校门口。

可我一点都不知道,他的病已经到了经常发作的地步。后来母亲告诉我,那时父亲常常头痛,整宿睡不着觉。

还记得那个夏日,我躺在院子葡萄架下的凉椅上,头顶的绿叶间蝴蝶舞动着翅膀飞来飞去。父亲在一旁忙碌着,编织一块柳条席子。

“果园的小白杏熟了,我带你去摘点回来吃吧!”他清瘦的脸颊上露出乞求我的神色。“什么时候去?”“你明天上完课,放学了去。”他说。“好吧,明天放学后就去。”我的回答已经让他喜出望外了。他高兴得挠挠头,蹲下又站了起来:“那就赶紧收拾去上课的书本。”“哎呀,好烦人,上个学,有什么好收拾的!”他笑了,蹲在我身边,絮絮叨叨地说:“我去商店给你买点桃酥带上,你从小就爱吃这个牌子的。你还记得我上次带你去果园吗?路旁有一棵很高的沙枣树,你非要吃上面的小枣,我爬到树顶给你摘了很多,你装满了带到学校送给同学们。”他突然不说了,生怕说多了,因为厌学已经好几天没有上课的我明天又不愿意去学校。

他默默地拿着布兜出去了。我没有想到:他出去了,就再也没有回来。

卫生所的医生喊邻居们把他抬上大卡车时,他的鼻子和耳朵不断地往外流血。我没有想到他会病成这样,看着大卡车远去,也绝对没有想到那是永别。

第二天一大早,邻居阿姨带我去看他时,他静静地躺在阴冷黑暗的太平间床上,大大的眼睛睁开着,像在张望着什么。别人告诉我,他脑出血前倒在地上的最后一句话是:“我那个有病的婆娘和我那个没长大的小丫头……”

又是夏天,母亲等我放学,带我去李家抱了一只小花狗回来。回来的路上,我看到路边斜坡下的果园里,果树在打着浅粉色的花苞,伴随着嗡嗡的振翅声,成群结队的蜜蜂往花丛中飞去。院墙外翠绿欲滴的丝瓜垂在瓜蔓上,院子里绿莹莹的葡萄还很青涩。

我记忆中童年的太阳已经下沉,只是夏日的黄昏中,有一只长着金色羽毛的小鸟在飞舞,那是一种柔软的温暖。我懂得父亲没有说完的话,母亲也懂:“你们娘俩要好好地活!”

## 追忆二哥

■张成菊

岁月如风,又逢清明。转眼间,二哥张成元离开我们已有数月。冬去春来,花谢花开。亲人仙游,音容犹在。

二哥多才多艺、精明能干,是我们的骄傲,也是朋友公认的德高望重、乐于助人的良师益友。他爱好广泛,晚年参加市知名合唱团,多次得奖,堪称坊间歌唱高手。

青少年时,他是学校、街道文艺宣传的骨干。有一次,他潇洒地站在彩车上一路高歌,我们紧随拥挤的人流一路观看。他当兵前送给我的口琴和玻璃花球,我珍藏至今。

我和二姐到农村插队,他每月津贴都舍不得花,省下10元寄给我们,还请战友去看我们。那段艰苦的日子,他经常给我和二姐写信,以解我们的想家之苦。

多年之后,我们全家到十堰过年,他热情接待,每天忙着采买洗烧,腰都差点扭伤。我到市里参加自修考试,他和二嫂不止一次去看我,为我熬汤,给我加强营养……

1990年,我和爱人调到郟西工作,为支持我们,他主动把父母从老家接到十堰城区养老,对我们的孩子也视如己出。他对我们姊妹非常关心,经常询问工作和生活情况,一再叮嘱我们把生活安排好,身体养好……

2022年,几次想聚会都未能如愿,万万没想到二哥却于去年12月20日晚22时突发心梗走了,享年77岁。得知噩耗,深感震惊,他不少生前好友、同事、同学纷纷打电话、发唁电,无不表示悲痛和惋惜。

二哥猝然离世,是我们姊妹的一大损失,也给我们留下了无尽的哀痛……

一夜思亲泪,天明又复收。往事悠悠,欲说还休。丝丝缕缕,全在心头。

手足之情,切肤之痛。亲爱的二哥,您安息吧!您英俊的面庞仿佛就在眼前,您优美的歌声仿佛还在耳边……在我们心中,你永远美好的模样!



## 搁浅在时光里的思念

■夏飞雄

阿盛是我伯父家的儿子,与我年龄相仿。小时候,他与我一同在鄂东乡间长大。作为山里的孩子,我们时常穿越于岩扉松径,呼吸着自由的山风;也时常伫立于落日楼头,遥望着山那边的风景。多年来,老家村前的小学、千里以外的十堰,还有往返于两地间的绿皮火车,组合成了半生回忆的路径。

在村小那段时光是惬意安适的。无论春夏秋冬,我们总是背上书包,顽皮地踢着地上的碎石,然后一前一后地迈入村小。偶尔,彼此会分给对方一颗糖果,那是来自父母的奖赏。物质贫乏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生活是需要一些甜度的。功课之余,阿盛也会与我自由自在地进行着例如滚钢圈一类的农村孩子专属的游戏。

儿时的记忆,有许多被风儿带走,化作时间的流沙,印象最深的却是阿盛教我学游泳的事儿。他较早接触游泳,见我一脸想学的样子,就将我带到河边,然后开始教我。夕阳下,他像是古代侠士般立于河水中,以一只手把住我的左臂,让我的双腿浮于水面,随后让我用另一只胳膊试着划开水面,同时双腿以一定的节奏往后踢蹬。在确认我听懂了动作要领后,他便悄然松手,让我尝试人生的第一次自渡。

首次自渡就以我猛喝一口水而告终,我钻出水面后,感觉天地间一片混沌,然后不断地用手抹着眼睛,口中连续向外吐出刚喝下的水,还不忘抱怨“军师”阿盛不该就此撒手。不过,也是在阿盛不断的鼓励中,我才学会了游泳这门技术。

后来,成年后的我们背叛了乡村炊烟。他中专毕业后在十堰亲戚家的药房当了药剂师,而我上了师范大学。大四那年,从武汉来十堰应聘的我最终顺利地跟单位签完工作合同,心情十分愉快。于是,我约他在源园公园附近的露天烧烤摊点吃夜宵。夜风徐徐,星光点点,回忆儿时的难忘时光,阔别的思念如缕缕清风轻拂过彼此衣襟,缱绻的往事如头顶星光复刻在彼此脸上。那晚,我们促膝长谈,兴高采烈时彼此击掌,后又回到他的住处休憩。

大学毕业后,我从武汉启程,来到十堰这座城市当了一名教师。因为阿盛在这座城市的颜色、景致似乎鲜丽生动了不少,友谊的同心圆得以完美画出。只是好景不长,数年的温馨相处后,迫于生计的阿盛辗转去了多个城市打拼,后又回到鄂东老家发展。

两年前,过年回家探亲之际,我与他匆匆见了一面。生活的磨砺,工地的艰辛,让他变得“尘满面,鬓如霜”。我十分心疼,力邀他来十堰发展,他答应了。

没想到意外随后降临,在一个夜晚,来自外乡人的一次莽撞的驾驶,带走了他的生命。听到乡下亲戚描述其惨状时,我匆忙挂断了电话,泪水不断地从眼前滑落。

“谁人得似牧童心,牛上横眠秋夜深。”每次读此诗时,我就会忆起自己与少年的他一起躺在牛背上吹牛的图景。

阿盛,你在天堂还好吗?希望天堂里没有车来车往,而你的笑容会永远被我铭记于心间……

16



清明·长相忆

责任编辑:马俊杰  
2023年3月30日 星期四  
编辑:杨箫瑟

